四庫全書

史部

隆平集卷十五

宋 曾鞏 撰

儒學行義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天聖二年登進士第積官至右司諫進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卒年四十七子朴構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終太常博士洙博學有識度遇事無難易勇

於敢為人有疑難不能自決者造問焉洙為指畫講說皆釋然而去通六經尤深於春秋自五代之弊氣格不振宋興柳開始為古文而辭語猶事隱奥至天聖初洙與穆修始興起之繼而作者遂髙出近世矣有文集二十七卷初洙集賢院上疏曰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慟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強主威徐樂嚴安亦以陳勝亡秦六卿簒晉為戒二帝不惡危亂滅亡之語故子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闗

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興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輙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故秦隋之宗社數年而為丘墟矣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至於西有不臣之寇北有強大之鄰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夏叛命四年並塞苦數擾内地疲遠輸兵久於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

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當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寛大未有能逺過者然未聞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者令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予不節惟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耳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是以謂陛下未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者此也夫命令者人君所以埀信於下與時民聞朝廷降一命令皆竦

觀之令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為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焉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頗自詘其謀以為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者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内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降謂之内降臣聞唐氏員政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為斜封今陛下戚柄自出外戚内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

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為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私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所積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滋即知

畜於公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寖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爲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户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爾往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獲名馬金帛之賞則無不悦服或見優人所得之過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人皆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夷狄之爲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内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綱紀漸舉國用漸足

士心漸奮邊境之患非所患也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帝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上嘉納之任福之敗當時言者謂隨軍耿傅督戰太急後得傅書乃戒福持重洙以傅文吏無軍責而死行陣被誣作憫忠辨誣二篇初劉平等戰歿朝廷以夏竦為安撫經略使范仲淹韓琦副之更以洙為判官詔議攻守計乃具二策令琦與洙詣闕奏之上命用攻策遂趨延州謀出兵而仲淹持不可還至慶

州會任福已敗於好水川洙因發慶州部將銳卒數千赴援而賊已引去夏竦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及知渭州鄭戩為陜西四路都總管遣劉滬董士廉城水洛洙奏罷之時鄭戩已解四路而奏滬等督役如故洙屢召滬等不至遣人代之亦拒命洙乃諭狄青械以下吏戩論奏不已徙洙慶州又徙晉州卒城水洛滬等違洙命猶奪官乃知潞州士廉詣闕訟之命御史劉湜就鞫無罪乃以假公用錢與部將孫用又以為嘗自貸遂及

貶斥天下莫不以為湜文致之也久之上貫其無罪特賜一子官

江休復字鄰幾雍丘人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又舉書判拔萃中選因獻所著書特除集賢校理赴進奏院祠神會落職久之復舊擢修起居注積官刑部郎中卒年五十六休復外簡曠而内行甚飭事孀姑如母强學博覽為文典雅尤工於詩喜琴弈飲酒不慕聲利著唐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三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

皇祠事以感悟上意又常言昭憲太后家子孫多流落民間者因得盡加收録子懋簡懋相懋迪

周堯卿字子餘初名爽今名及字夢人授之也其先汝陰人五世祖曜文唐道州刺史乾寧中劉建峯將馬霸圖割據湖外仕者留不敢去子孫因家焉既又徙居荆州之南堯卿警悟強記七歲善賦詩弱冠以學行知名天聖二年登進士第積官至太常博士通判饒州卒年五十三子諭諤諡諷說諲誼有文集二十卷詩春秋說

各三十卷堯卿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氏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異之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我矣卒能孝養志如母之言其於昆弟尤篤友愛執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酒食肉或勉之以禮曰禮老病不止酒肉意或不勝喪耳病且未老忍及此耶葬之先期躬自負土有告之曰古之貧無以葬者或然今子何自苦泣然流涕曰過是雖欲竭力復可得乎既葬㸃鳥百數銜土集壠上人莫不駭矚以

為孝感所致堯卿為人簡重不校有慢已者必厚為禮以媿之居官禄雖薄賙宗族朋友罄而後已所至稱治民有去思嘗知汀州寧化縣提點刑獄楊紘入境微伺刺史善否有被刑而耘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為人直其枉令不可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邑不復他察第以所聞薦之慶歴閒范仲淹舉經行可為師表未及用而卒堯卿之學不惑傳註問辨思索以通為期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謂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者也箋欲詳或遠於情性非以意逆志者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曰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代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邪讀莊周孟軻氏之書曰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謬於聖人孟軻是已孟善言性未至於盡已之性能盡已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而與天地參其惟聖人

乎天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足者也其講解議論類皆若是或有以堯卿居喪比馮元者孫復聞之曰元動息求之於禮其哀思未數數能也堯卿先盡其哀而情不遠於禮其可同日語哉故歐陽修以文表其墓曰若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孔子在魯而魯人不

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為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殁其後世又可知也又曰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修之辭其略見於此

孫復字明復晉州人少舉進士不中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自石介而下皆師事之年四十未娶李迪以其弟之子妻之慶歷中范仲淹富弼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校書郎國子監直講駕幸大學面賜五品服嘗賜對邇英閣說詩上欲以為侍講而楊安國言其

講說多異先儒遂寖累遷至殿中丞卒年六十六賜其家錢十萬復治春秋不取傳註其言簡而易詳明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治亂之迹故得經之意為多既病樞密使韓琦始言於上遣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即其家得書十有五篇録藏祕閣而特官其子慶歷七年索徐州狂人孔直温家嘗有遺復詩稿坐貶久之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為人師始還舊職終不獲遷也

石延年字曼卿幽州人其祖始舉族自契丹來卜居南京之宋城延年應進士累舉不中第賜三班奉職恥不就張知白素奇之謂曰母老且擇禄耶延年不得已而就後以右班殿直換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有治效用薦授通判永寧軍徙永静軍除館閣校勘寶元二年遷秘閣校理積官太子中允卒年四十八天章閣待制吳遵路常與延年同使河東料揀民兵及卒遵路為言朝廷特賜其子濟太廟齋郎延年寶元間嘗上書言天

下不識戰鬬三十餘年請為二邊備不報及元昊反上思其言故命使河東凡得兵數十萬還賜五品服時邊將遂欲以鄉兵捍賊延年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雖未暇教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又嘗請募人說唃厮羅及回鶻舉兵攻元昊上亦嘉納之延年喜劇飲頹自放若世務不能攖者然與人論天下事是非曲當善書工於詩有集行於世

張唐卿字希元青州人有辭學履行景祐元年登進士甲科通判陜州民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子盜以歸與父同葬有司請論如法唐卿權郡事曰是知有孝不知有法耳釋之而聞於上聞者莫不嘉之以父憂毁瘠嘔血而卒年二十八無子

石介字守道兖州人先世農家父丙始仕至太常博士介天聖八年登進士第久之為國子監直講以杜衍薦改太子中允韓琦除直集賢院出通判濮州卒年四十

一初介自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躬耕徂徠山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魯人謂之徂徠先生介篤學氣節勁正嘗謂時無不可為不在其位則行其言言見用利天下不必出諸已言不用獲禍至死而不悔故其文章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無所諱忌在太學教諸生聞朝廷美政則歌誦之否則刺譏之宰相呂夷簡以疾罷而杜衍代夏竦樞密使范仲淹富弼韓琦樞密副使歐陽修余靖蔡襄為諫官介曰此盛事也歌誦吾職

其可已乎乃作慶歴四德詩分别邪正專斥夏竦泰山孫復謂之曰子禍始於此矣其後徐州孔直温有逆謀捜其家得介書而或謂介詐死投契丹矣夏竦請發其棺驗視又有請覊管其子弟久之始釋歐陽修作詩以悼之

胡瑗字翼之泰州人累舉進士不中景祐中求知音者白衣召至京師與李照阮逸定樂除秘書郎范仲淹帥延州辟丹州推官自湖州掌學入為諸王宫教授以疾

致仕嘉祐初為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讀復以疾授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子元康朝廷再起瑗以議大樂樂成多變古法其樂制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其律經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其圍十分三釐九毫二絲其聲比舊樂下半律又鐘磬大小一以黄鍾為率而鐘之狀類鐸既而議者多非之後卒不用瑗通經術教人有法在湖州門生去來常數百人慶歷中興太學有司請下湖州取其規矩為太學法皇祐中起議樂因除國子監

直講而從其學者益衆成材而備朝廷器使葢不可勝
計
劉顔字子望徐州人大中祥符元年登進士第初知汝
州龍興縣坐殺已就執之盜免官遂居鄉里以著書自
適從學者常數十百人名聞東州乃採摭兩漢至五代
名臣奏對有補于時者為輔弼名對四十卷馮元及錢
易滕洓蔡齊為上之且言顔經行淳備乃以補任城縣
主簿李廸知兖青二州皆辟為從事卒年五十一子庠

所著有儒術適要經濟樞言石介見其文歎曰恨不得在弟子之列

王回字深甫福州侯官人嘗舉進士中第補衛真縣主簿議邑事不合移疾自免久之大臣薦之朝廷授以一邑命下而卒年四十二有集二十卷弟向亦以文學知名善序事亦早卒回孝友質直博學知要與臨川王安石友善安石謂回造次必稽孔子孟軻所為而不為小廉曲謹以求名於世其學問所得自漢以來列儒林者

罕及也

劉羲叟字仲叟澤州人舉進士不中第歐陽修使河東薦其學術擢試大理評事留為唐書律歴天文五行志編修官書成授崇文院檢討未謝卒羲叟通經史百家之學國朝典故財賦刑名兵械鍾律皆所究知星歴數術尤得其要嘗以春秋洪範變異休咎著書十數篇斥古人所强合者其占日月星辰無或不驗皇祐五年日蝕心是時朝廷制樂鍾聲太鬱而不發又陝西錢法大

弊羲叟曰此所謂害金再興與周景王同占也上將感心腹之疾乎其後月入太微曰宮中當有喪而張貴妃薨至和初四月日蝕客星出於昴曰契丹主且死矣其言無差所著有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歷春秋災異南北史韶韻目

孫復字復之建州人常遊京師舉進士不中第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之法自筮無禄故不復進取遊淮浙間數年凡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讀之必得其旨

因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
遂舉器求樂之本而曉然知律吕微妙動作之制時胡
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
其聲而更其器是可用耶卒如其言慶歷初范仲淹過
潤州問復以衍卦占之今夷狄無動乎復為占西邊用
兵日月無少差其後與郭京同被名賜對問以天時人
事復據京房易卦推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剛失
位而不中宜在彊君德仁宗又問明年主何卦復對曰

乾卦用事說至九五而止又問前年京師黑風其咎安在對曰其兆在内應豫王之喪乎明日特除大理評事復固辭乃賜號冲晦處士授其子發校書郎復履尚高潔徙居杭州十餘年卒年八十京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諒數薦之故與復同名焉

高懌字文悅高祖季興唐末徙荆南之地子孫因家焉懌少孤養於氏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聞种放隱終南山懌亦築室豹林谷放見而奇之與張蕘許勃號南山

三友詔舉沉淪草澤寇準薦不起景祐中朝廷録國初侯王後惲推其弟忻得一官范雍京兆建學召惲授諸生經從之者數百人康定中杜衍請賜以處士號上特除大理評事固辭上嘉其守改賜安素處士文彦博又薦其經行先嘗賜良田五頃矣至是復賜第一區既又除光禄寺丞懇辭不拜卒年七十一子嗣復有少微諸宫集續東皐子兵源掛冠録烟霞志凡數十卷惲喜讀書為文有法而詩清淡有古風論唐以來至宋衣冠氏族

人物皆見其本末考之載籍不謬嘗夢白衣持素書目為白鹿洞主因作詩識之二十年晝寢復夢之其夕卒葬白鹿鄉

林逋字君復杭州人祖克己為錢氏通儒院學士逋少孤嗜學景德中遊江淮歸結廬杭州之孤山真宗聞其名屢賜粟帛命州縣歲時問勞居西湖二十年不入城市卒年六十一臨終有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亭前修竹亦蕭踈茂陵他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逋不娶

無子教其兄之子宥登進士第逋少常遊臨江軍李諮始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之器也逋之卒諮時知杭州爲制緦麻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刻臨終一絶納壙中既而仁宗賜謚曰和靖先生仍賜其家帛五十疋米五十石逋善行書喜爲詩其語孤峭清淡其稿未嘗自録或曰何不録以傳後世乎逋笑曰吾猶不欲以詩取名于林泉况後世耶

代淵字仲顔永康軍人天聖二年登進士第累遷至太

常丞知益州田況表其所著周易旨要二十卷朝廷特
授祠部員外郎而平淵恬於勢利退居青城山二十餘
年以著書自適仕進非所樂也慶歷初知制誥王拱辰
安撫西川遺書欲起之托疾不往見

趙師旦字潛叔單州武城人以叔積蔭補累官至右贊
善大夫知康州

曹覲建州人故贈諫議大夫修古之姪修古無子以覲
為嗣而蔭以官累遷至太子中舍知封州

孔宗旦兖州人爲邕州司户叅軍儂智髙潛聚衆溪峒
時州有白氣起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爲兵象度智髙必
反以書告知州陳拱不聽皇祐四年遂舉兵寇邕横貴
龔封藤梧康端等州賊之未至曹覲以州無兵備遂募敢
死士五百人以守城而鄰城已爲避賊計遂紿以書曰
賊止期得邕貴而已豈肯離巢穴遠來耶慎勿張皇驚
擾也覲以爲然乃縱所募去而賊至又勸使之走覲叱
之曰先諫議以忠義自持吾豈苟生而貽辱先人者耶

押妻子逃匿民間自佩郡印與兵馬監押陳暟率州兵百餘人禦賊力不勝遂為賊所執同郡胥及二卒命人錮守之胥欲與俱亡不可遂授二卒印使懷去不食三日賊諭欲用之覲叱曰犬彘敢爾耶遂遇害投屍水中趙師旦亦嘗先遣人覘賊還報曰諸州長吏皆棄城去矣師旦曰汝亦欲吾去耶乃索得諜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將及城下因語妻子曰留此俱死無益也付以郡印令避難山谷間明日賊大至州兵止三百人師旦與兵

馬監押馬貴力戰矢盡還坐堂上智高擁衆入師旦罵曰朝廷負若耶大兵且至戮汝無遺類智高怒并貴害之始賊既破横州宗旦遣其家屬依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為俱死也及州破宗旦被執賊有用之之意宗旦慢罵不已以及於禍宗旦嘗宦京東頗為監司耳目摧辱士人為衆所惡臨難乃能立節如此祖無擇以其事聞於朝而卹典頗厚趙師旦之妻生子數日而避賊棄之草中三日猶不死復取而育之曹覲死其妻及

幼子闓而死封康二州民為二守立廟歲時祀之朝廷
贈趙師旦光禄卿賜其母長安縣太君冠帔録其弟師
陜為大理寺丞子覿右侍禁從子覿試將作監主簿贈
曹覲太常少卿録其弟現為建安縣主簿四子皆賜官
長者為太常寺奉禮郎終喪年未應格諫官唐介言於
上特命與差遣仍見閩修古妻陳氏陳乞現三注建州
官以便其私慶歴間耿傅絲任福軍事死於好水川其
忠義當先録於此而與王珪桑懌同列於武臣間蓋欲

見其本末也

隆平集卷十五

隆平集卷十六

宋　曾鞏　撰

武臣

欒元福太原人有勇善射少為軍職在後唐為裨將晉少帝即位契丹入寇親征次澶淵登陴望敵衆不見其際元福與慕容鄴各以二百騎奮擊陣前敵遂大潰明年敵復内侵張彥澤率師過之陽城糧道隔絶仍乏水

草諸將皆以敵乘順風宜少俟之元福曰俟風回吾屬為擄矣彼謂我不能逆風戰今出其不意兵之詭道也彥澤從之殺獲甚衆追奔二十餘里以元福為威州刺史西戎三族攻靈州命元福佐朔方節度使馮暉討之朔方距威州七百里地無水草謂之旱海攜糧至暉食盡詰朝行四十里而敵騎數萬扼要路暉大懼遣人致賂求成雖許及日中猶未決暉曰柰何元福曰彼正欲困我耳察其勢敵雖衆特依西山而陣者其精兵也請以

驍銳先薄西山彼或少卻當舉黃旗為識台勢擊之暉善其謀斬馘殆盡漢乾祐中鳳翔王景崇河中李守正永興趙思綰結蜀兵為援以叛元福從暉進討兵衆寡數倍他將皆為卻而元福擁數百騎獨出令曰敢回頭者斬衆効死以戰遂有成功慕容彥超盜據兖海周祖命曹英為帥向訓副之以元福為行營都虞候謂曰已諭英訓勿以軍禮見汝及元福至英訓皆父事焉會親征城遂拔以功除建雄軍節度使世宗討劉崇糧不繼而

班師命元福殿崇出追元福擊走之在周凡歷四鎮宋興加檢校太師卒年七十七贈侍中

郭瓊字國華幽州盧龍人少事契丹遷至都校後唐明宗朝挈族來歸授以團練使晉末中原多故盜賊蠭起德光以瓊為忻州刺史即單車赴治盜畏其威相與遁去漢乾祐中淮人攻密州以瓊帥東路行營淮人聞之亦亟引避劉銖守平盧稱疾不朝隱帝疑其叛詔瓊領兵屯青州銖將害之張宴伏兵幕下瓊無懼色銖亦不

敢發瓊徐為言去就禍福鉌遂趨召周顯德中為齊州防禦使歲饑出俸以濟之民多自鄰境至者郡人詣闕以言詒為立碑宋初以左衛上將軍致仕卒瓊推賢接物有士君子之風所至民懷愛之

何繼筠字化龍河南人父福進仕周至節度使五代史有傳福進節制鎮州繼筠補牙職以偏師出玉門斬并人數千級賞功除刺史邦丹入寇又擊敗之宋興命護兵關南乾德六年太祖親征太原繼筠奪并人汾河橋

又敗其衆於城下開寳末契丹來為并援繼筠屯石嶺關追奔數十里斬馘千餘級遂擢授建武軍節度使屢以少擊衆在塞上二十年北人畏其名多繪其像而瞻拜之卒年五十繼筠兒童時嬉戲必分布部伍為戰陣狀及長善射深沉有謀與士卒同甘苦子承矩守正則開寳二年從繼筠討劉崇生擒其偽將胡澄四年特除閑廐副使太平興國中監兵泉州以平草寇功還閑廐使更擢權知河陽徙潭州居六年端拱初除淄州刺史簽書

滄州事時契丹數寇邊承矩請屯兵於順安寨西闕易河溝口引水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七里築隄瀦水以助要害太宗用其策屬霖潦為患議者多攻其失承矩援漢魏至唐故事以折之詔以承矩為河北制置屯田使民遂獲莞蒲魚蛤之利而稻田歲入亦助邊餉自是高陽並海以抵順安絶契丹奔衝之虞又言順安至西山不遠百里亦多川源願因而廣之用息外患朝廷雖嘉之未及行也真宗即位嘗手疏和戎為息民之利

景德初契丹修好上益善其有謀又命知雄州進本州團練使兼安撫使時北使初至承矩以為待之禮宜得中庶可久也上嘉納久之懇求罷徙齊州卒年六十六贈相州觀察使子寵齡遐齡九齡緣邊及涿易州軍民聞承矩卒無不流涕相與至雄州發良供佛何氏世為名將而承矩好學有文所與遊者必賢士大夫有文集藏於家平時章疏論事多適用既卒上遣内侍就其家取存日奏疏進内太宗知其好學喜吟詠前後命中貴

人賜以御製并書積五十餘軸又面付手札以褒之初除團練使真宗謂宰臣曰承矩將家子知書好名以才能自任宜授以美名遂除英州及丐罷兎橋詔自擇代遂薦李允則亦良將也承矩御下以誠同其甘苦邊民有告機事必欲款語無所猜忌故敵中動息無不逆知至道初敵騎萬餘夜逼城堞遲明承矩出戰斬獲甚衆仍得其酋長敵始引去議者猶以開關不俟命為罪故徙滄州是夏魏廷式採訪河北得其功狀朝廷遣使實

覆將士始獲推賞承矩治滄雄州三任績效甚著

楊廷璋字温玉真定人祖洪裕少漁貂裘陂有以二石

雁授之者其翼一掭左一掭右曰北嶽使也是年生女

為周祖淑妃明年生廷璋以淑妃得賜官遂至節度使

常鎮晉州而隰州闕守乃請監軍李謙溥權領州事謙

溥至隰并人圍其城或請速救之廷璋曰賊遽至必未

攻城乃募死士百數潛遣諭謙溥相應夜銜枚擊之并

人大潰逐北數十里宋興荆罕儒監晉州兵疑廷璋周

之近親欲圖之見必懷刃而廷璋接以至誠卒不敢發周祖常諭廷璋圖涇帥史懿廷璋屏左右示以詔書懿受代入朝遂免禍時以罕儒之不能加害為若有施報也廷璋被詔單騎朝覲加檢校太尉

王審琦字仲寶河南人仕周至防禦使沈毅善謀所至有政績世宗征淮舒州堅壁不下以郭令圖為刺史命審琦司超將兵攻城一夕拔之令圖入復見逐於郡人審琦方進軍援黃州聞令圖被逐乃選騎銜枚襲城夜

敗其衆而復納之遂以兵破紫金山世宗圍濠梁審琦先拔其水寨乃降及攻楚州審琦料淮人城陷必逭設伏待之卒墮計中宋興從太祖親征李重進論功除忠武軍節度使在鎮累年寛簡使民屬邑令有以罪黜縣胥者僚佐以為令不先白是輕主帥也請詰其罪審琦曰五代以来諸鎮横暴令宰之職不振久矣能斥黜吏是可賞也聞者歎服在官歲得租課量入而用未嘗横斂卒贈瑯琊郡王子承衍尚貽慶公主

符彦卿字冠侯宛丘人父存審後唐節度使封秦王五代史有傳彦卿初仕莊宗於太原郭從謙之亂左右皆去惟彦卿與王全斌力射殺數十人莊宗遇害慟哭久之天成中大破契丹於喜山至晉領同州節度兄彦饒以滑臺叛上表乞歸田里晉釋不問契丹寇河朔彦卿駐澶淵高行周被圍於鐵丘諸將相顧無敢當其鋒彦卿獨以數百騎奮擊敵遂遁行周獲免開運二年契丹十餘萬衆圍晉師於陽城城中無水人馬多渴死會大

風揚塵彥卿遂與張彥澤皇甫遇謀乘勢決戰敗之戎主乘橐駝而遁車帳兵械悉為彥卿所獲及德光入汴召而責之彥卿曰臣事晉主不敢愛死今日惟命德光笑而釋之即遣歸鎮武寧方徐宋間盜賊蠭起彥卿至埇橋遇賊李仁恕擁衆數萬攻徐州彥卿至城下賊控馬首請同入城彥卿之子昭序自城中遣人大呼曰相公助賊何也城不可入賊之計不行相率拜馬前而去漢祖得天下封彥卿魏國公至周封衛王加太傅改魏

王宋興加太師開寶三年引疾納節鉞退居洛下八年間乘小駟遊佛寺名園人服其曠達性不飲酒謙恭待士對賔客清談終日不及世務為將有謀善戰所得俸賜皆分給士卒故人樂為用卒年七十六周世宗皇后及太宗皇后皆其女也周恭帝及太祖兩朝俱賜詔不名北兵自陽城之敗畏不敢呼其名馬不飲齕則叱之曰此豈有符王耶戎主北歸其母問人曰符王安在對曰鎮彭門曰符王不來何其失策之甚其為契丹所憚如

此

王全斌太原人父在唐為岢嵐軍使私畜武士莊宗疑而召懼不敢行全斌曰上疑有異志矣若以全斌為質則釋矣父如其言全斌因得隸莊宗帳下歷晉漢間積官至節度觀察留後宋興除節度使平蜀民訟其掊克貶留後開寶末復領節制卒年六十九凡貶黜十年怡然自得性輕財故士卒樂為之用曾孫凱字勝之其祖審鈞全斌子也審鈞以擊賊而死其子遂徙居京兆家

富於財凱日散施結客與少年馳獵南山下或踰月不歸民有訟其踐田苗者收至府寇凖守京兆見而奇之乃言於朝廷以全斌平蜀之功而畱釣復死於忠義當錄其後遂除凱三班奉職累擢閤門祗候鎮定邢趙都巡檢使元昊反徙監麟州兵以功遷至節度觀察留後馬軍副指揮使卒年六十六贈節度使謚莊恪子緘彭處仁大方處厚鎮特偉初凱九年在河外數以少擊衆有功因明鎬論奏乃加進擢

李謙溥字德明太原人少通左氏春秋仕晉為西頭供奉官至周任刺史嘗監晉州兵以偏師屢挫太原而屠城掠地録功為多隰州闕守晉率楊廷璋請謙溥權領州事至隰濬城隍嚴兵備未旬日而并人至方盛暑謙溥服絺綌揺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并人望之勒兵不敢動因以敢死士百數夜縋城與廷璋軍銜枚薄賊營破之逐北數十里斬首千餘級建隆初改慈州刺史久之詔與孫建進沈繼深王睿進兵太原略地謙溥為畫

出入進退策衆不能用及班師又謂曰今退兵彼必來乘我宜整衆為備諸將亦不答而為并人所襲狼狽奔走獨謙溥兵成列并人遂卻復移隰州刺史築保安平同等寨敵人十年不敢犯境有招收將劉進勇力絶人屢以少擊衆并人惡之潛為蠟丸書佯遺道上晉帥趙贊得之以聞太祖詔謙溥械進闕下謙溥言并人反間欲我殺之也臣願以血屬保其無他太祖為釋進賜金帛開寶中召為濟州團練使會邉將失律復詔還莅隰

州其後以疾至京卒年六十二子允正允則謙浦慷慨重然諾所賜優厚皆分遺將士故為其所用者莫不盡力允正字修已頗讀書居官嚴毅多行殺戮官至河州團練使卒允正常質其居太宗召謂曰汝父二十年守邊止有一第何故質之曰妹適陳王貧無以具禮耳詔為償值而還其第縉紳多賦詩以美之

允則字垂範以父任為濟州衙內指揮使謙溥卒任左班殿直少以才略聞太平興國七年初置静戎軍榷場

特命允則領之自是屢奉使諸路知潭滄雄鎮潞州而雄州嘗再莅焉除寧州防禦使卒年七十六子中和中吉中謹初允則在閤門凡下諸路宣敕眞宗必付允則視審而後行京師諸河水門及鄭州水磑皆淳化中允則所開治湖南民歲輸絹謂之地稅絹又屋每間出絹一丈三尺謂之屋稅絹始户給一牛歲輸米四斛牛斃猶輸謂之枯骨稅皆馬氏暴斂之餘允則治潭州悉奏除之湖湘山田民不耕墾允則下令給諸軍芻皆輸粟藁

由是山田遂無遺利潭州舊分兵戍邵州允則謂蠻不擾而益戍兵是長邊患也亦遂奏罷初至滄州葺營壘多開井泉言者以為擾未幾契丹圍城近郊老幼皆入城保而水不乏又斲冰代砲積成深沍敵兵遂解真宗名而語之曰頃有言卿擾民者及敵至始見利也王旭之敗人心危動允則勸使衰絰向師而哭以解衆忿仍趣整師以進真宗聞而降手詔褒勵雄州榷場禁通異物邏者獲邸王帶及婦人首飾交易者允則縱之曰此

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周世宗始以瓦橋關置州居民惟結茆允則教以陶公私營造皆易為瓦甓矣又合外舊甕城與大城為一始創關城馬濬濠起月隄環以溝塹增廣閤承翰所修屯田架橋引水作梁構亭榭列堤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所以設險者備矣舊城樓可望十里以為斥堠允則曰南北通好安用此為命毀之後乃徙浮圖於北原上所望踰三十里將為新城先建東嶽祠自以黄金百兩為供器導以鼓吹民間競以金

銀器獻久之密撤去而捕盜移文北界因以護祠為言興版築城就而敵不知也雄州上元舊不放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縱民夜遊諜知北人欲觀燈乃率同僚會城北俄有衣紫胡人至出妓女列侍延之傳舍劇飲而罷密使縱所乘騾追去即幽州統軍也後數日間為北主所誅矣嘗宴兵而甲仗庫火終宴不救後真宗問其故曰兵械䇿火甚嚴當宴而燔姦人欲以計見動若捨宴救火其誰不他窺測也真宗善之景德以後國信往還

儀制及所費用皆其所裁定智識明敏處事審當其方略施設雖遊觀亭傳莫不有所寓也

賀惟忠沂州人初隸周世宗藩邸名補供奉官不辭而去世宗怒及即位不復用宋興擢儀鸞副使知易州以功就遷本州刺史知書曉兵法撫士卒能得其心乘障用兵所向無敵在易州十餘年契丹不敢南牧及卒以其子昭慶為供奉官

姚内斌平州人火事北主周顯德末世宗北征太祖將

兵至瓦橋關內斌為關使開門請降世宗以為汝州刺史乾德中改命慶州十餘年戎不敢犯塞稱之為虎卒年六十四

董遵誨范陽人有方畧善御夷狄守通遠軍十餘年蕃漢悅附

王彥昇字光烈本蜀人後唐平蜀徙居洛陽顯德末以散員指揮使從太祖北伐至陳橋以軍中擁戴而還彥昇先入殺韓通太祖怒之出為唐州刺史久之徙原州

防禦使卒年五十八彥昇殘忍在原州戎人有犯漢法者會賔客則引而前以手捽其耳對衆大嚼沃以巵酒前後敵中有無耳者皆彥昇所殘也故並塞數年戎人畏之無犬吠之警

趙贊字元輔幽薊人父延壽尚後唐明宗公主五代史有傳贊七歲應神童明宗賜童子及第附長興春榜延壽守上黨并其父德鈞皆陷契丹贊獨與母在洛陽晉祖由契丹援立命贊奉母北歸贊在晉末受北朝僞河中節

度使北主歸得留鎮河中漢祖起晉陽贇因勸進改京兆尹周世宗征淮南留贇與諸將圍壽陽諸將皆敗贇獨有功及移軍尺椽片瓦無棄者淮南平贇功居多乾德初授晉州刺史兼建隆軍節度使太宗即位來朝而卒贈侍中贇喜讀書接人以禮才長於御衆所至吏民畏服

李漢超字顯忠雲中人仕周至殿前都虞候宋興累遷至齊州防禦使關南兵馬都監有善政齊人愛之詣闕

求立碑太祖命徐鉉為文賜之刻石太平興國間除觀察使卒贈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傅漢超知人疾苦善撫士卒死之日軍中皆殞涕初在關南人有訟漢超强取其女為妾及貸而不償者太祖召而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何如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為其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負朕姑

貰汝慎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齊棣監酒之利數倍他郡何繼筠在棣漢超莅齊皆得用以養士而朝廷不計其所貰

楊美字仲和太原人仕周至刺史建隆初為北海軍使乾德初征蜀白委以軍政民諸公車乞留者數百人詔遣還不從笞其為首者始去其治尚簡易民愛之如此莅軍亦為衆所服任氣好施俸賜悉以賙親舊官至節度使死之日家無餘財

郭廷謂字信臣其先彭城人唐末居淮甸父全義為江

南觀察使廷謂初有氣槩頗讀書父卒監濠州兵周世宗征淮破紫金山之衆至渦口夾築壘為浮梁扼濠壽廷謂率水軍犯之世宗又命武行德率師屯定遠以逼濠州廷謂襲敗行德李景遂擢廷謂本州團練使及世宗攻濠勢已危蹙累詔招諭廷謂曰世受江南大恩不敢輕去就願聽稟命金陵世宗許之及使還廷謂望金陵大慟再拜然後以城降世宗曰江南諸將惟卿斷渦口橋破定遠寨足以報李景祿矣濠上使李景自守亦

何能為乃授以亳州防禦使復帥濠兵攻降天長在亳有政績乾德初改絳州防禦使蜀平以觀察使知梓州民便其政卒年五十四廷謂有士君子之風

李懷忠涿郡人始事太祖為牙校以功累擢至大同軍節度使太祖洛京郊祀愛其山川形勢有遷都意莫敢言者懷忠乘間曰汴都歲漕江淮米四五百萬斛贍軍數十萬計帑藏重兵在焉陛下遽欲都此誰與共處耶上悟急還京懷忠太平興國中卒

郭進深州人少傭作有膂力多結豪俠飲博人有欲殺之者富人婦竺氏隂告之乃之晉陽漢祖留帳下北寇居安陽漢祖遣進拒戰敵敗走以功除刺史及德光盜據汴京復北歸進請以竒兵間道入洺州因定河北諸郡仕周改登州刺史郡多寇盜進悉為翦除吏民願紀其事詒近臣撰文賜之改刺衛州河朔盜匿汲郡山間者稍衆間出攘奪久不能滅進往攻勦絶民以安居改洺州團練使郡人誦其善政建隆初遷防禦使久之除

雲州觀察使訪竺氏已死得其女撫養以適富民時劉繼元據并門末下以進蕉西山廵檢二十年不易其任進聽訟善以鉤距得其情軍政嚴肅戰無不克太祖遣戍西山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以郡之租賦聽其養士卒有司不復會其出入其待之如此太宗征太原命進控石嶺關北兵來援晉進擊敗之并人氣喪既而為田欽祚所誣進剛忿不能辨乃自經而死欽祚偽以暴疾聞上深悼之進喜周人急所至有

遺愛在洺州植柳種荷芰遍城中外其後郡民見之有垂涕者太祖刬五季之弊開億世之業明於知人任將有術付郭進以邢州李謙溥以隰州俾制太原何繼筠以滄景賀惟忠以易州李漢超以關南俾控北邊授姚内斌以慶州董遵誨以通遠軍王彥昇以原州俾禦西寇不易其任皆十餘年待之以不疑斬之以遠致來朝賜食殿坐遣之則賜予加等擢何筠以節制必示以懋功之賞餘不過沿邊廵檢欲激其進取之心故二十年

間邉無事者非適然也

武行徳太原人少負薪道遇晉祖異其所負命數人力不能舉因留之帳下累擢至寧國軍都虞候開運末北主犯闕行德陷陣中僞請自効因遣送將校數十輩護所取尚方鎧甲還胡中至河陰行德謂衆曰我與若等能為異域鬼耶辭氣慷慨涕泗横集衆素服其威名皆曰惟命遂攻孟州城走其僞節度使崔延勲悉府庫分諸校而權領州事遣弟行友詣太原勸進漢祖喜因來

河陽依行德行德以兵翼至京師漢有天下授河陽三城節度使加平章事至周加侍中行河南尹時鹽禁入城者死有抱關卒捕一鬻蔬嫗至庭行德詰之嫗曰入城有浮圖取筥中蔬視而不售俄與卒同捕繫鹽非嫗所有也行德訊得誣狀皆戮之都人畏服以為神明建隆初改忠武軍節制開府儀同三司進太傅卒

隆平集卷十六

隆平集卷十七

宋　曽鞏　撰

武臣

馬仁瑀魏郡人年十六委質周祖帳下力挽弓二百斤世宗命衛士習射死中仁瑀獨挽强百發百中賜錦袍束帶從世宗親征劉崇王師不利仁瑀謂衆曰主辱臣死因躍馬大呼引弓連斃將卒數十士氣始振崇遂敗

隨世宗征淮南登楚州永寨飛樓距城百步城卒詬罵左右射莫能及白仁瑀至應弦而斃建隆初以佐命功為刺史累擢至朔州觀察使卒年五十

楊鄴或曰繼鄴麟州人少倜儻謂其昆弟他時為將用兵當如鷹逐雉兔弱冠事太原劉崇至節度使太宗征太原劉繼元降得鄴甚喜授以大將軍數日還防禦使知代州北兵攻雁門鄴以數百騎由小徑背擊大破之還雲州觀察使判代州授詔副潘美北征以王侁劉文裕

護其軍抜雲應寰朔四州時曹彬失律於岐溝詔美護四州民徙内地既而敵復破寰州鄴謂侁等曰敵勢盛不可與戰姑密諭雲朔等將先出寰我師次應州敵必悉衆来拒俾朔州吏民直入石碣谷列强弩千人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衆萬全矣侁沮之文裕亦欲鄴赴敵鄴曰此必敗之道也侁曰君侯素號無敵見敵逗撓豈有他志鄴曰非愛死特殺傷士卒而功不可立耳即率帳下自石朱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鄴

太原一降將上不殺而授以兵柄非縱敵不擊欲圖報萬一也諸君責鄴以避敵當即死矣因指陳家谷口曰君侯於此張步兵强弩以援使鄴轉戰至此失援則無遺類也美與侁陣於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見敵敗欲爭其功即引兵離谷美不能止乃行二十里聞鄴敗帥兵却走鄴力戰至暮望谷無人撫膺大慟其子延玉死麾下兵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因重傷為敵所獲太息曰為姦臣所逼王師敗衂不食三日而

死陣將陷麾下猶餘百人鄴謂曰汝曹各有父母妻子
速去尚有生還報天子者無與我俱死於此皆流涕不
去無一獲還時淄州刺史王貴亦死焉鄴勇而有謀與
下同甘苦代北苦寒未嘗獨設炭為政簡易郡民愛之
天下聞其死皆為之憤歎上尤痛惜之贈節度使北征
之役曹彬岐溝之敗至拒馬河軍民牛馬相蹂躪而死
者甚衆彬貶右驍衛上將軍及鄴陷沒潘美削官三資
時雍熙三年之春夏也是年十二月復命劉廷讓再舉

北伐之兵而全軍陷於君子館廷讓馬斃三易馬始以身免三將繼𠜱沿邊瘡痍之卒不滿萬計料鄉兵城守皆不習戰事僅自固而已深祁德州既常不守魏博之北彫弊為甚鄚之子延朗其後緣聖祖諱而改曰延昭以鄚蔭補供奉官鄚及延玉俱死太宗憫之擢延昭崇儀副使咸平二年契丹入寇延昭在遂城城小無備衆心危懼延昭集城中丁壯護守偶大寒命汲水注城外及旦冰堅滑城不可近敵遂解去遷知莫州三年契丹

復寇遏延昭伏鋭兵於羊山之西自北掩擊且戰且退及伏發敵衆敗績獲其明王函首以獻加本州團練使與楊嗣並命真宗謂宰臣曰嗣及延昭以忠勇自効忌嫉者衆朕力庇之以及於此景德初胡馬南寇延昭領兵北地破古城多所俘獲會修好乃止徙高陽關副都部署在屯九年官至英州防禦使卒年五十六詔録其子傳永德政文廣有差門客之類亦試藝而官之延昭於吏事非所長軍中訴諜皆决於小校周正上知而不

責弟戒飭小校而已然其智勇善戰沈黙寡言平居未嘗問及家事所得俸賜均遺士卒奉巳簡質出入騎從如軍校號令嚴明同士卒甘苦寒不披裘暑不張蓋遇敵必身先功成推其下故人樂為用威震異域守邊二十餘年虜情畏服止呼曰楊六郎其卒也河朔之人皆望柩殞泣

王彦超字德昇魏郡人少事魏王繼岌在晉為刺史漢為防禦使周節度使兼侍中建隆初加中書令改授二

鎮封邠國公以太子太師致仕卒年七十三累朝皆有戰功時以為彥超居富貴能知止足

留福徐州人屢有戰功開寶間以觀察使判雄州凡五年政尚平易民甚便之詰闕借留詔為立遺愛碑卒贈節度使福既貴諸子欲治第福怒曰我受厚祿矣足以庇汝曹平日以身許國猶未有尺寸効更欲居大第為自安計耶太宗聞而喜之其卒也賜金五千兩市第邸其家

荆罕儒范廷召皆冀州人少為盜王晏字鎮時徐州人王景字象珍東莱掖人元達洺州人錢守俊濮州人譚延美大名人世宗旣戮何徽樊愛能輩乃擇驍勇士為將而擢罕儒為團練使建隆初加防禦使晉州鈐轄恃勇輕敵常懸軍深入擄獲甚衆一夕至京土原劉鈞遣兵追躡之罕儒方擄胡牀饗士錦袍裏甲遂直犯賊鋒為并人所殺河東久畏其勇欲生致之及死求殺罕儒者悉誅焉太祖亦深嗟惜罪京土原之不用命者而官

其子加等廷名以勇力應募為軍職在周為殿前右番指揮使開寳間累遷至鐵騎都虞候太平興國二年契丹内寇密遇魏博三年春廷名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追奔莫州徐寇悉遁未幾卒贈侍中晏開運末為陜西軍職與都校趙暉侯章謀害耶律德光偽命陜帥劉愿奉表於漢祖漢祖㓕聲未振而晏等歸之甚喜即授以節度使及入汴加平章事周録其敗劉崇功改武寧節度使封滕國公因其鄉里以榮之也建隆初以上將軍致

仕卒景自後唐為軍職以功累擢至周為節度使加中書令宋興進封太原郡王卒追封岐王逵初事晉邸太宗即位累擢至封州觀察使卒贈節度使守俊事太祖於潛宮屢有戰勞髮後有七黑子如斗在民間時有鄉人目為草中鶻言其勇鷙也積官至潘州防禦使卒年八十二延美仕周至控鶴副指揮使建隆初除指揮使累至觀察使嘗知寧邊軍敵騎驟至城下延美命開門誘之圍城數月開門如故敵卒不敢入而遁久之請老

以上將軍致仕卒年八十三贈節度使罕儒及景皆輕財
好施折節下士有稱於時
高瓊家世燕人父乾徙居亳州蒙城縣瓊少時在外寢
一夕父往視之若見有披金甲而侍其側者父潛異其
事及長而材勇給事晉邸累擢至殿前都指揮使卒年
七十三子繼勳繼忠繼宣繼勳字紹先初補殿直太宗
見而奇之擢寄班祗候咸平初監兵益州王均叛繼勳
引兵與戰賊黨轉鬬至嘉州界敗之復還力攻益州城

而王均夜潰以功遷崇儀使徙綿漢劍門都廵檢悉擒滅均餘黨楊承海等衆徙陜口鈐轄還朝陳用兵方略眞宗嘉之除宫苑使并代州鈐轄徙岢嵐軍寇襲草城州繼勲謂軍使賈宗曰敵雖衆而不成列是無主帥也急擊之可成功因設伏要害與接戰寒光嶺伏發斬獲甚衆遷弓箭庫使賜金帶錦袍自是累擢威武保順昭信軍節度使景祐初以年高進見節其拜特許以子扶掖未幾辭管軍遂改鎮建雄知滑州卒年七十八贈太尉

繼勳謙慎有機畧善撫士卒故戰嘗有功子遵度遵範

遵甫遵約遵憲遵讓

黨進朔北戎人㓜為天雄節度使杜重威奴重威愛其淳謹雖長猶令與婢妾雜侍重威敗周祖得之以為鐵騎都虞候建隆初除刺史以軍功累遷至節度使嘗總禁旅不識字不記兵籍一日太祖問之舉梃以軍司所書兵騎戎器數請上自視上益喜其朴直廵徼京師見珍禽竒獸必放之曰不養父母反養此耶晉邸命親吏

臂鷹雛進急欲放及知乃戒之曰汝謹養視小民傳以為笑其變詐多此類杜重威之後寒飢進常分俸以給士大夫或愧焉

呼延贊并人少為鐵騎卒太祖愛其武力擢為軍校屢以戰功遷至團練使卒贊忠實有勇徧體文以赤心殺賊字妻子奴婢同爨皆然又刺鏤於鞦勒器用之上出入有破陣刀降魔杵鐵鞭鐵幞頭兩角有刃皆十餘斤乘雖馬絳抹額自謂慕尉遲敬德常出刺保州請於上

曰臣服飾奇異願敕郡縣清道太宗笑而不答又請繪形鄭州靈顯王廟願統陰兵滅敵太宗嘗謂近臣曰贊服詭異朕屢欲誅之既而亮無他志也

崔翰字仲文京兆人少有大志風資偉秀太祖一見奇之以隸麾下即位屢擢刺史太宗莅政進團練使明年講武近郊命翰專金鼓軍容甚整上悦以藩邸時金帶密賜之謂左右曰如崔翰者必不能事晉朝言政出多門故也從征太原流矢中頰猶戰不已上親至其帳撫

之北伐班師次金臺驛大軍南向而潰上令率衛士千餘止之翰請單騎以方略告諭衆遂定戮一人以復命上喜因命翰征定州得以便宜從事沿邊諸軍並從節制軍市租儲聽其專用其冬會李漢超崔彦進破北兵於徐河敵投西山坑谷死者不可勝計俘馘數萬他物又十倍焉擢武泰軍節度使改鎮威德軍至鎮方盜賊充斥翰誘其渠魁諭以禍福乃相率出境又徙髙陽名還以疾留京師疾間見上曰臣不願死於家馬革褁屍足

矣上壯其言復命赴所治卒年六十三贈侍中翰沈毅有謀所至多成功輕財好施死之日家無餘貲

解暉洺州人自後唐隸兵籍凡受詔征伐必身先士卒臨敵所難者暉處之若甚易金瘡被體幾無完膚建隆以來屢有攻伐積官至團練使卒年八十

曹翰魏郡人少為郡小吏周祖鎮鄴奇之以隸世宗幕下世宗鎮澶淵以為牙校及尹開封翰猶在澶淵聞周祖寢疾不俟召來見世宗密言曰王為冢嗣不侍醫藥

何以副天下之望世宗悟入侍禁中以府事命翰總決即位補供奉官稍遷樞密承旨世宗征淮南留鎧甲千數在正陽既而遣降卒八百來京師翰遇於道懼其過正陽刼兵器叛盡殺之世宗不加責乾德中伐蜀以翰帥荆襄鑿山開道商旅以濟又詔兼漕運而糧餽不乏蜀平全師雄擁衆十萬叛翰與曹彬劉廷讓討平之又軍校呂翰盜據嘉州翰及諸將奪其城諜知賊欲三鼓復攻城誡擊柝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還蔡

州團練使從征太原會河決詔翰董役指日而訖事後復有決其績用亦然曹彬平江南翰獨下池陽而煜將有胡則者以江州拒命翰遂屠其城得公私金帛億萬計偽言欲致廬山羅漢鑄像於闕下詔從其請因調巨艦十百同載所得以歸朝廷涵容不加詰問錄其功授桂州觀察使判潁州復從太宗征太原因伐幽州命翰軍東隅有卒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水物而陸居非其所也又能行不能進則城不可進拔之象其班師乎卒如

其言師還除威塞軍節度使仍判潁州未行詔翰督役開河南自雄至莫以通漕運翰遣徒伐巨木於敵地授五騎以五色旗為斥堠如遇冦則舉白旗之類又起烽燧於境上敵疑而不敢近塞事遂濟乃歸鎮居數歲汝陰令孫崇訟其不法鞫得實削奪官爵送登州久之復千牛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尉咸平初賜謚武毅翰天資殘忍貪冒多智數喜誕妄飲酒至數斗不亂對上奏事雖數十條皆嘿記不少差

翟守素北海人仕周至刺史宋興累擢商州團練使卒年七十一自漢策名將六十年以謹厚自持所至稱治

建隆間麟府内屬戎人爭地不決因擾邊民詔守素馳傳以諭曲直莫不悅服梅山峒蠻人叛又詔守素討平會陰雨弓弩筋角解弛詰朝將接戰而夜削木為弩遲明大破其衆焚蕩巢穴賊首包漢湯者與數郡大吏富民交結守素獲其私書悉焚之以安反側守素建隆之前已在高列而後進多秉節鉞獨守素二十年不遷而

能恬不為意

折御卿累世邊將奄有麟府之地從祖阮父德扆皆永安軍節度德扆卒御勲為留後開寶九年來朝授泰寧軍節度使未行卒朝廷遂降告敕授御卿閑廐使改為崇儀使知府州以功擢至本州觀察使未幾率兵大敗戎人於子河汊除永安軍節度使自是戎兵不敢深入寇一日虜將韓德臧為李繼遷所誘内侵方御卿被病力疾出戰虜將聞其來不敢進既而疾急母令人召歸

御卿曰世受國恩外寇未滅御卿之罪也臨敵棄士卒
而歸耶太夫人勿見念也言訖泣下翌日卒年三十八
贈侍中錄其子惟正知留務
侯延廣西河平遥人太子太師益之孫也延廣年十歲
父仁矩為德州刺史有敵騎數十入城延廣領數騎馳
出牙門射殺其酋領仍斬首數級悉擒其餘黨太祖聞
而奇之就賜錦袍金帶仁矩卒擢延廣供奉官河西叛
卒劉渥嘯聚寇耀州郡邑皆城守延廣輕兵間道追及

於富平而渥等千餘人傳言謂延廣曰公家世富貴奈何與亡卒爭一旦之命也延廣急挺身與鬬斷渥右臂亡走為兵追獲因大破其衆闗右平擢刺史知靈州趙保忠方與繼遷通謀上遣李繼隆問罪以延廣護其軍定夏臺就擢知延州先在靈武戎人悦服護軍康贊元害其功誣奏延廣得敵情恐難制遂以慕容德豐至部不治及繼遷寇靈武乃復授延廣團練使知靈州時戎敵塞道延廣獨引數騎之鎮繼遷畏其威望敵皆避之

至郡未幾卒年五十垂絕猶曰今日雖得死所獨恨無功報國耳

田重進范陽人周顯德中應募為卒隸太祖麾下積戰功至刺史太宗即位累擢除節度使領飛狐路都帥破敵衆獲其驍將大鵬翼并契丹游渤海三千餘人斬首數十級逐北四十里下飛狐靈丘數城以功改鎮彰化軍京兆尹卒年六十九贈侍中太宗在藩邸愛其忠勇嘗遺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晉王賜何敢拒曰我知有天

子不知晉王何人也太宗益嘉其無私交

盧斌開封人始以筆札給事晉邸太宗即位補殿直雍熙二年北伐隨軍至岐溝王師之敗曹彬憂之斌請以千弩斫寨敵遁移軍夾河既克涿州留萬兵令斌守斌以為深在敵境守之無益彬命斌擁城中老幼南徙易州彬振旅為敵所乘諸將皆以失律被譴獨斌嘗建議棄涿州獲免端拱中賊劉渥侯和尚劫興平櫟陽斌為永興華州巡檢薄南山渡渭水擒滅無遺遷供奉官移

梓遂十二州都廵檢仍許以便宜從事淳化二年賊任誘寇昌合州三年富順監蠻攻滎州斌皆討平既而草寇結黨鈔畧滎戎資州富順監斌又擊滅之是冬李順亂斌以兵六百人趨成都斬賊數萬級明年成都陷斌還梓州賊渠相里貴衆三十萬薄城城中兵止三千斌感厲士伍為固守之計間出與賊擊剌賊稍卻復集機石連弩衝車雲梯環城矢石如雨斌與州將張雄隨機設備圍閉八十日王繼恩援兵始至斌開門迎勞王師

賊遂潰散斌因勢追斬及納降二萬餘人又蓬閬間斬獲千計賊平以功除刺史在川峽六年數以孤軍禦强寇功效最著及平梓綿漢州賊黨方代還遷東上閤門使建言閬州北葭萌路可直入利州若焚棧道劍門之路險不足恃也請立寨柵從之卒年五十一斌善料敵不失機會

趙延進澶州人父暉官至太子太師五代史有傳延進以父任累遷至右千牛衛將軍乾德中伐蜀以延進知

襄州漢水壞隄歲損民田為累石斫其患遂絕嘗與孟
詰藥可𤨏屯定州遼人擾邊命延進與崔翰李繼隆將
兵禦之仍賜陣圖分兵為八隊俾奉以從事至蒲城虜
坌集乘高望之不見其際翰等方按圖布陣相去百步
士衆疑懼延進曰主上期克敵耳敵衆若此而我師星
布其勢懸絕不如合擊之違令而獲罪不猶愈於辱國
乎翰等曰萬一不捷為之奈何曰延進願獨當其責遂
改為三陣三戰敵衆大潰以功遷右屯衛大將軍知鎮

州民詣闕借留許一年改知揚州徙并代州鈐轄又知相州

隆平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隆平集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陳栢

隆平集卷十八

宋 曽鞏 撰

武臣

魏丕字齊物相州人少業儒周世宗鎮澶淵奏為司法參軍後攺授武職太平興國中官至刺史常對太宗願除臺省官上諭之曰知卿本儒生然兩省不若刺史俸優也屢求退以左衛大將軍致仕卒年八十二丕好為

歌詩有東亭集六卷常咏山鵲人多誦之

安守忠字信臣父審琦為周節度使封陳王五代史有傳守忠以父任任周至鞍轡庫使兼刺史乾德中蜀平以守忠任漢州刺史每遣使必戒之曰安守忠能律己汝輩當效其為人至道中擢為節度觀察留後久之卒年六十九贈太尉嘗判雄州方宴賓闔吏言有軍校謀變守忠笑顧坐客曰此輩酒狂耳討未及發而就擒焉人服其能鎮物

楊允恭漢州綿竹人世富於財乾徳中王師平蜀允恭方弱冠率鄉里子弟置寨於清泉為賊所得允恭紿之曰苟活我當相助賊釋之因厚結賊之子一日賊欲加害其子密以告遂遁去以策干丁徳裕權補為綿竹巡徼賊平赴闕補殿前承旨太平興國間監兵英州入奏海賊官不能制又民販海鹽入嶺北者衆請建大庾縣為軍詔即以大庾縣置南安軍授允恭廣連都巡檢自是冒禁者少而允恭擒捕海賊殆盡詔奬之自殿直特

遷供奉官改崇班緣江多盜又命領江南催綱捕盜事至臨江軍擇驛卒具輕舟伺賊所在夜出捕其首者百數又趣通判躡海寇寇張幕設强弩短礮礮傷允恭肩血污衣神色不動密遣善游水者以鐵鉤毀其幕進擊之斃於水者大半猶生擒百人江路平還洛苑副使都大江淮兩浙發運捕賊事賜金帶先是三路轉運各領其事而上供米歲不過三百萬允恭盡籍三路州卒牙吏自發運所輸泗州自泗州輸京師歲數遂倍改作坊

使充發運使官置榷場計置買江淮所產茶舊不較精粗久不售而腐者悉焚之允恭具等色年次而給焉遂絕其弊淮南十八郡而九郡行鹽禁允恭以為行法不一抵冒者衆寇盜之生莫不由此請均禁止三司沮其議而允恭力請不已太宗卒從其請又以廬州廬江縣巢縣去州稍遠故多寇盜詔遂建為軍允恭積官至江州刺史卒年五十六賜其子同學究出身李順之亂其兄自榮據綿竹縣而允恭之兄允升弟允元率鄉子弟

擒自榮以獻太宗嘉之授允升本縣令允元什邡縣尉明年竝召赴闕除允升贊善大夫允元大理評事云

張永德字抱一并州人世以財雄邊父頴在周為防禦使五代史有傳周祖與頴善以女妻永德既為樞密使遂表永德授供奉官押班後二年漢命永德押賜昭義軍節度使常遇生辰禮物遇周祖之外兄弟也周祖時鎮鄴有密詔付遇永德在潞州聞之因謂遇曰郭侍中被讒今日之詔得非莅殺永德邪永德即死竊恐累君

耳遇驚曰何謂也曰姦邪蠹政郭侍中誓清君側顧且

以永德屬吏少俟其隙君獨不聞郭侍中事邪請具言

之明宗起鄴紫翁以女備掖庭至洛失寵出宮過鴻溝

遇雨夫人歎曰業緣在此矣乃出匳中物計直千萬以

半奉其父母令歸鄴因請曰溝傍傳舍長郭君貴人也

願歸之父母大媿終不能奪既歸周祖而謂之曰妾奩

中物五百餘萬以資君時不可失也周祖持賂軍司得

主書計遂至通顯紫翁者常獨居室人以為司冥事一

日笑不已妻問其故不答翁嗜飲妻醉之以酒乃曰上帝有命郭郎為天子妻頗漏其語遇聞而未甚然之及永德言遂信故止令壯士嚴衛永德未幾周祖使至遇賀且謝曰老夫幾誤大事周祖踐祚除永德左御將軍駙馬都尉從世宗征劉崇高平之戰何徽樊愛能退衄時太祖及永德衙兵各二千人而已太祖曰賊氣方驕公麾下頗能步射可西出陟高而止吾張左掖以應之其勝可必永德亦以為然遂大捷劉崇單騎遁去世宗

謂永德曰撰受能何徽及褊裨七十餘人吾欲盡按軍法何如對曰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安可已也因曰若非趙其謀出不意則社稷幾殆矣世宗善其言悉誅受能輩以徇軍聲始振從世宗征淮南破紫金山十八砦吳人樓船蔽川永德擇習水者潛鑽其船引兵擊之溺死者不可勝計以金帶賞鑽船者又以兵絶濠州餉道世宗手詔褒諭太祖即位加兼侍中改武勝軍節度使入覲道舊不名待周之舊臣恩禮無與永德比者嘗

問以下并汾計對曰彼兵雖少而悍加以北虜之援未可遽也姑以間諜離虜心設游兵以擾其穡事俟其困弊乃可圖耳開寶末王師征江南永德以家財具數千舟助軍糧數十萬石優詔奬之鎮襄下十八年頗有治績永徳四歲時母馬氏被出嫁安邑人劉祚祚卒永徳於南陽公宇為二堂繼母劉居其左馬氏居其右問安視膳皆得其懽馬氏嘗得入謁太宗封為莒國太夫人劉先卒永徳為起大第買田以聚其族人母之弟劉再

思亦縻以官爵永德居睢陽比舍有書生臥疾療之獲痊來謝因曰可市水銀五兩與之即以藥同置鼎中有頃成白金將别欲求其術書生曰吾不吝此慮損君壽耳仍告以太祖受命之兆永德遂潛意推奉馬及駐車下蔡道傍見一僧乃昔書生也召與語復問其訣僧曰昔語君之貴今不謬矣當保富貴五十年安用此為永德涉獵經史頗善吟咏禮賢下士故士夫多從之遊卒於本鎮彰德軍年七十二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父承翰仕至監察御史開幼警悟豪勇父顯徳末為南樂令有盜入其家衆不敢動開十三歲亟取劍逐之盜踰垣開揮刃斷其足二指及就學講説能究經旨開寳六年登進士第官至如京使知忻徙滄州未至卒年五十四子涉還居荆南仕為隍城使五代學者少尚義理有趙生者得韓愈文數十篇未達乃攜以示開開一見遂知為文之趣自是屬辭必法韓柳初名肩愈蓋慕之也著書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

生作二傳以見意時范杲好古學開與齊名謂之柳范開埀絶語門人張景曰吾十年著一書可行於世景為名之曰默書辭義稍隱讀難遽曉開尚氣自任不顧小節所與交者必時之豪後太宗征河東開從駕督糧適常潤有小寇遂選開知常州開至治所招誘羣盗以俸金給賞之又解衣與賊酋置之左右或謂不可開曰彼失所則盗不爾則吾民也始懼死故假息鋒刃之下今推以赤心夫豈不懐未半歳境内輯寧雍熙初坐與監

軍忿爭貶上蔡令會王師北伐開部糧至涿州遇米信與北敵戰久不解遣使求降開謂信曰兵法約而請和謀也亟攻必勝信不能決後二日復引兵挑戰諜知求降乃以矢盡及幽州取至故復戰耳開因上書願効死邊鄙太宗憐之除殿中侍御史命使河北又上書願賜步騎數千以滅敵上方擇文臣有武略者即授開崇儀使知寧遠軍契丹貴將白萬德本真定人統緣邊七百餘帳開因其親族往來令說萬德許以藩鎮俾挈幽州

之衆内屬萬徳喜請為期約使未還詔徙知全州州西有溪峒蠻粟氏久為邊患朝廷設峽口香烟等七寨不能禦開至選勇辯吏往說之不踰月擕老幼至州開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赴闕授州上佐邊患遂息詔賜開緡錢三十萬會有黠卒訟非辜州下吏削二官頃之上書自陳復還舊秩知環州為理互市之不直者戎落悦附徙知邠州真宗即位遷如京使上書言時政上嘉納之又徙代州葺城壘戰具諸將沮議

因謂其子浩曰吾觀邊星有光雲多從北來寇殆將至諸將見嫉一旦寇至必危我矣即丐小郡得沂州是秋寇犯塞

王漢忠字希傑徐州人以材勇給事晉邸太宗踐祚累擢至觀察使真宗即位進節度使以佐衛上將軍卒年五十四漢忠有識略軍政嚴整所至無盜賊頗涉儒學好為歌詩聚書萬卷尊儒士待賓佐有禮輕財好施得士卒心惟喜矜恃同列多所不悦

慕容德豐字日新節度使延釗之子起家如京使開寶中監昇州兵澤國富庶使多貪冒德豐獨以修潔稱詔褒之積官至團練使卒年五十五德豐輕財好施世禄之厚而家無餘貲

王繼忠開封人父為軍校戍邊而死繼忠因得補殿直侍真宗在東宫得給事左右即位累擢至雲州觀察使咸平末契丹入寇繼忠帥定武出戰於望都之北自以被遇厚思力戰圖報而服飾稍異戎人識之轉鬬累日

援兵不至遂陷敵中初謂已死贈大同軍節度使録其子懷敏懷德懷政皆加等景德初敵俾繼忠奏章道意請修和好朝廷允其請戢兵息民與有力焉自是朝廷每遣使至契丹必厚賜之繼忠對使臣必泣下常附表請召還上以誓好既定姑詔諭之彼王待之益厚改其姓曰耶律名曰顯忠又曰宗信封為吳王

張凝滄州人以親衛隸晉邸及即位授武職咸平初契丹入寇從大將康保裔合謀伏於瀛州西背腹奮擊凝

陷敵中子昭遠十六歲從行乃單騎馳突所向披靡遇凝被之以出見者驚異西鄙有警以凝帥邠寧環慶兼安撫環州轉運使劉綜懼糧不給問計凝曰當深入因敵糧可勿慮也自白豹鎮焚族帳掠畜産以歸因襲慶州蕃族胡家門等破之以其數犯亭徼故乘其不備耳殘羌遠遁邊境遂安景德初詔北邊豫設奇兵寇來則分道深入以牽其勢魏毅首逗撓諸將皆有言凝獨若不知或問之曰毅險悍吾輩公言其過使不自安非計

也真宗聞而嘉之久之遷殿前都虞候仍兼寧州防禦使卒年六十二贈節度使疑性資忠義以功名為任善訓士卒所得俸賜均及其下家無餘積昭遠字持正因掖出其父特授左班殿直積官至昭州防禦使卒年五十贈觀察使子克諧克己克忠克從天禧初閤門副使闕樞密院方奏擬人真宗曰朕已有人張昭遠知邊略曹儀習朝廷儀制可用也二人遂竝命焉昭遠所至有

上官正開封人少舉三傳為鄜州攝官雍熙中授殿前承旨屢因鞫獄遷至作坊使蜀賊李順之亂正監兵劍門關出兵擊破其黨斬馘殆盡方朝廷以棧道為憂正孤軍破數萬衆其勢遂沮賞功授六宅使劍門刺史順既誅餘黨匿山澤間正推恩信招來之加峰州團練使代王繼恩為西川招安使至道末叛卒劉旴陷邛漢州又詔正討平之累擢洺州防禦使以環衛官分司卒年七十五正不畏强禦而性頗急暴多詬辱官吏太宗常

手札戒之

周審玉開封人周顯德中以父蔭補殿直建隆至雍熙擢為作坊使契丹入寇潘美在定武審玉監軍先鋒劉緒陷賊審玉躍馬趨擊拔緒而還勇冠三軍常知鳳翔府有僧乘傳而西以市木為名威動郡邑審玉按詰盡得其姦狀送闕下時稱審玉非特有武亦通吏術以左千牛衛大將軍致仕卒年七十四

田紹斌少為驍武副校建隆初隸崔彦進麾下討李筠

從李重進平荆湖嶺表又從劉廷讓擊全師雄餘黨從曹彬征江南皆有功太祖伐河東契丹援入於百井紹斌與何繼筠奪賊旗鼓而逐之太平興國初除江州刺史詔討梅山峒蠻斬馘萬餘生擒二萬人邊境遂寧曹彬之出代州也紹斌為先鋒每戰必勝名見便殿面授溪州團練使加冀州防禦使城清遠軍進會州觀察使為靈州副帥部芻糧金帛赴靈武清遠軍者數十趙繼遷數遣萬騎刼之紹斌必出陣大呼賊聞其名皆潰去一

日白守榮馬昭忠護軍儲紹斌自靈武以兵援之數遇
敵數勝而守榮昭忠棄輜重與賊戰敗紹斌為擊走賊
護糧以行詔褒之俾副李繼隆帥環慶繼隆誣以守榮
昭忠落浦河之敗紹斌不救有異志貶率府副率真宗
即位復萊州團練使帥延慶有野雞蕃族數寇邊紹斌
召其酋豪使斷臂截耳以誓遂不復侵犯紹斌常面斥
劉隱及轉運使宋太初事二人銜之歸朝言其過召赴
闕誣獲辨命為鎮定先鋒隸傅潛潛屯中山虜至不出

戰石普楊嗣渡嚴浮河頗失利獨紹斌擒獲稍衆復覩察使及潛下吏亦同被鞫復貶率府副率後累敘復左領軍衛將軍康州團練使卒紹斌長於兵頗知戰法惟暴戾無檢好凌犯人屢以誣被黜而不自悔也

李重貴河陽人常給事晉邸及即位累擢至衞州團練使淳化中遣將五路討賊還重貴帥麟府得對因言賊居沙磧逐水草無定止聞兵勢盛則遠遁矣追之或糧不能繼欲守又彼無堅壘若未能平賊將何顏以見陛

下也太宗雖善其言以師期既定強遣之卒無功而還咸平三年戎人入寇范廷召戰退康保裔陷賊獨重貴與張凝力戰卻賊全軍以歸凝議上功狀重貴曰大將陷歿我輩計功是誠何心真宗聞而嘉歎特加階邑以疾求致仕授左羽林大將軍卒年五十九

石保吉字祐之中書令守信之子尚太祖第五女延慶公主自諸將軍擢至節度使景德初同平章事是年契丹入寇真宗將行幸澶淵先遣保吉與李繼隆為排陣

使對壘以待而敵騎數萬驟至城下保吉不介馬當其前鋒敵甚畏憚駕至衛南師已告捷及振旅舍爵策勳特加戸邑大中祥符三年卒贈中書令諡壯武保吉有武幹歴世將相家積不貲而治生射利所至侵擾為魏帥葉齊査道皆知名士保吉悉命械頸以督糧運物論少之先是守信鎮宛丘年五十七而卒保吉繼居是鎮卒年與之同談者異之

王中正汀州人賈販往來江淮間咸平元年至南康軍

逆旅遇異人自言趙姓久之又見於茅山命求鉛盡遇火成金謂中正曰當授以法從及歷陽始得之且俾辨草木藥品而授以小環神劍及密緘之書戒以勿泄中正亟欲獻於上為有司所抑還至上饒佯狂黥竄嶺外未幾逋匿京城樞密承旨謝德權嘗為嶺南官知中正化銀術為奏因得脫軍籍内臣劉承規又以其名開初名捷為更曰中正賜對特授許州參軍承規於皇城公廨居之凡入市必有人與之語承規詰之不能隱曰即

授法者也承規為新堂以祈靈景德四年五月十三日
遂降於堂紗幃間服青衣具冠劍自是屢降惟中正喻
其旨或其侍童偶語始知乃司命真君也明年天書降
改元大中祥符東封畢加真君號曰九天司命天尊五
年天尊臨降宫庭上號曰聖祖即改皇城新堂曰元符
觀承規私第曰東宅所賜中正通濟坊曰南宅並為聖
祖降憩之所中正累遷加致仕積官至右神武大將軍
唐州團練使大中祥符九年中正被疾見聖祖謂之曰

慎密類汝者少即塑形景靈宫為吾輔勿憂也卒年五十五其妻施氏封吳郡夫人諸子皆授殿直中正初得神術雖貧苦不以勢利趨告於人及享禄賜所化黄白惟施貧奉道釋而已朝廷舉大禮及營繕必達靈命以藥金銀為獻中正復自以所成者助經費上為制靈遇贊紀其事云

石普其先幽州人後徙居太原父通給事晉邸普方十歲亦留邸中以信謹見親太平興國中補寄班祗候還

供奉官屢以戰功擢至西河節度使知許州大中祥符中上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三又言商賈自秦州來言唃厮羅欲酬殺曹瑋請以普所獻陣圖付瑋當決必勝帝謂普妄言樞密使王欽若因言普以邊事動朝廷帝怒命侍御史知雜呂夷簡劾之獄具集百官參驗九月下旬日不食普引伏私藏天文法當死官節度使當議貴除名貶賀州改率府副率房州安置後稍復至右武衛大將軍卒年七十五子仲卿仲武仲舒仲文普有膽略

聞敵所在即馳赴親冒矢石前後戰未嘗少却通兵書及陰陽六甲星歷推步之術太宗常令善工製金帶普帶御器械輒面求解以賜之後雖謫廢當太宗忌日必舉族詣佛寺齋薦歳以為常淳化中督兵捕永興賊邢熹馳貫禿指百人至則擒之李順之亂為西川行營先鋒與韓守英馬知節合擊遂斬順因馳驛面陳蜀亂之由賦斂急迫請一切蠲其租賦大宗許之即日還蜀揭榜宣諭莫不感悦咸平二年軍盗王均據益州叛又命

為川峽路招安廵檢使雷有終攻城均走普追躡至富順監敗之均自殺獲首以獻餘黨悉平明年契丹寇邊普為保州鈐轄北面行營管神策先鋒殺敵騎於炎涼城又敗之於長城為莫州總管建言軍中號令遣人馳告慮為奸詐所誤真宗為制傳令牌又獻禦戎圖掘塹設險以陷敵馬景德初王繼忠為契丹請和以書遺普普為達於上其後因請罷天下醮設歲可省緡錢七十餘萬貫以贍國用逆忤上意

曹克明其先太原人祖為雅州刺史因居百丈縣有賊攻百丈父遠遇害克明尚幼有妾匿之葦薄中得脱既長喜兵法善騎射從父光實領夏州都廵檢破李繼遷繼遷偽降設伏光實赴而歿於葭蘆州克明為衙内虞候從行祕不發哀使人傳光實命回兵銀州乃與其僕潛入敵中獲光實屍還葬京師蜀人於法不許還其鄉克明以母老趨道以歸淳化五年李順反購克明欲用之乃擕老母遁山谷間及賊陷雅州克明乃集潰兵得

七千人又募丁壯三千遂復名山火井夾江等九縣立七寨於嘉眉邛州界分兵以邀擊賊因復雅州太宗令總管王繼恩齎敕獎諭擢西頭供奉官監兵黎州以餘賊未寧徙權雅州駐泊巡檢至道元年峽路潰兵鄧紹等攻雅州克明又討平之積官至西上閤門使知鼎州卒年七十二子元賓元舉景德中溪峒蠻入寇以克明知邕州遺書三十六峒酋長諭以朝廷恩信悉來赴承天節會遺以篋衣咸感泣而去獨洪峒恃險不至克明說左

右兩江防遏使黄仲盈領兵攻之斬其首領梟首於市既而宜州澄海軍校陳進反會鬱江暴漲州城摧克明伐木造舟為虛城水上以備守禦仍募溪峒兵趨象州賊遂南去巡撫使曹利用名克明會兵至貴州遇賊斬首四百餘級利用專其功克明亦不自言徙都大提舉江淮兩浙捉賊獲賊必釋其罪予以私錢使返捕索其黨所獲千餘人知江寧府張詠以其事聞賜錢四十萬撫水州蠻叛以克明為宜容等十州巡撫使兼安撫蠻

首乞招安不許與中人楊守珍領兵深入蠻多伏弩窮谷間而磴道險絶克明意士卒有退志命後軍伐大木絶歸路克明踰月纔至撫水州知州蒙承貴等出降克明謂曰汝三十年為邊患止謂官軍不能至耳天子好生不欲絶汝類姑許自新皆伏拜感激泣命飲血為誓勒銘奴山而還於是蠻人願内徙者七百餘人散之湖南諸州居馬奏請改撫水州曰安化州分以為上中下三州皆蒙氏為守有區廖潘吴四姓居沿龍江捕魚射

生其田有水田其産牛馬豕彘其植麻苧桑柘其兵器木弩標槍環刀藥箭傍牌其語惟懷遠人能釋之克明初至蠻酋獻藥一器曰溪峒藥箭中人可以此解克明曰何以驗之曰請試以雞犬克明曰當試以人乃用箭刺酋股飲之藥而死羣蠻股慄安化既平徙知桂州始置溪峒司而兼領之又奏以廣南兩路土軍竝為忠敢嶺外民居結茆而已雖嚴火禁不能弭患克明激水以入城夾道分流以為之備又命北軍教以陶埴民始為

乞舍自是其患遂平

李繼宣開封人乾德中以材武補殿直年纔十七命捕虎峽州凡殺二十餘生擒二虎一豹以獻遂授以邊任所至有戰功常追北寇於新城斬其賀思相公監兵高陽率兵入敵境燒聚落獲生口以歸時敵方寇瀛鎮間聞之遂引還初繼宣承受定州路奏事已嘗入北境殺獲甚衆又從崔彦進曹彬李繼隆米信田重進與契丹戰未嘗不捷至是敵畏之惟任鎮州鈐轄而主帥傅潛

怯懦有警請行皆為所抑及與高瓊同主軍事遂逐敵衆越界河嘗與秦翰楊嗣楊延昭張禚遇賊於威虜軍臨陣馬中矢凡三易之嗣輩皆引去獨繼宣整所部接戰薄暮至營所詔稱奬之積官至四方館使康州刺史卒年六十四

荆嗣河南人少應募為控鶴卒乾德中李繼勲討河東擇勇敢百人開道擣洛陽寨嗣請行斬五十餘級賊遁河賊將楊鄴退保城嗣與衆進焚南門奪其羊馬城賊

夜薄寨繼選五百人嗣為其冠及旦斬馘殆盡太宗親征巡師嗣登城手刃數賊股貫雙箭又中手破折二齒太宗亟召賜袍帶常從崔翰征幽州從袁繼忠田欽祚戍三义口從田重進譚延美討賊於飛狐口戰無不克賊嘗夜圍重進寨重進問計於嗣嗣曰所領不過五百人彼衆踰二萬計請間道見延美延美曰賊勢如何可解也嗣曰願得數百人延美與之即依山布陣以三百人執白旗於道隅獨率所部趨敵敵見其疾馳而旗幟

稍盛疑大軍至遂遁去嗣之用兵凡一百五十餘戰未嘗無功亦未常自伐也積官至虢州防禦使卒垂涕謂其子曰累世為將者其後不昌汝輩惟益修謹乃免於患子信仁貴

隆平集卷十八